



捕蝗者及其他

石 靈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5 •

內 容 提 要

包括小說《捕蝗者》和獨幕劇《賣牛》、《一杯牛奶》、《在天堂的門外》等，共四篇。是作者在抗戰前和抗戰時期的作品。

《捕蝗者》描寫舊社會農民在天災和反動統治的摧殘下，遭到貧困、破產和死亡的情形。《賣牛》描寫舊社會農民在種種壓迫和剝削下，陷於無法生活的困境，同時也表現了農民們對反動統治的反抗情緒，在現實的教訓下，不斷的增長着。其餘的是兩個諷刺喜劇，諷刺的對象，是偽善的資本家和一個靈魂空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。

捕 蝗 者 及 其 他

石 靈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866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7/16 字數 81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,600 定價 0.39 元

目次

捕蝗者·····	一
買牛·····	六二
一杯牛奶·····	七九
在天堂的門外·····	一〇八
後記·····	一三八

捕蝗者

一 求 雨

車路的表面，掩蓋着寸來厚的灰塵；一脚踹下去，留下一個深深的足跡或鞋印，同時沙灰從腳的四周，向上面飛揚，直衝過頂。只要走二三里路，面上就都敷滿了泥，從額角和眉心流下的汗水，蜿蜒地爬過面頰，就成了一條一條的溝渠的縮影。如果有三五個人一道走，那揚起的沙灰，便成了一團佔有丈把寬長的空間的濃霧，慢慢地向前滾動。

站在水邊飲水的牛，飲着飲着就跳到河裏去，連比較不怕熱的黃牛都跳了下去。牠們站在岸上，受不了毒熱的日頭的燻炙，跑到水裏去，就舒服得多，也斜着酒杯那麼大的大眼，眨動着睫毛，像要睡去。水邊的高柳，拖着孔雀尾似的枝條，搖曳着，發出乾燥的聲音，沙沙地，夾着遠近的蟬鳴，像無數手風琴，被生疎的樂手奏起來。聽着這種單調的催眠曲，那牽牛來飲水的人，不由得倒了下去，倚着隆起的樹根，枕着臂，仰面朝天，漸漸地就睡熟了。

悶熱，乾燥。

從過了端午節，到現在，已是六月十幾了，將近一個多月，不曾落過點滴的雨。因此，在路上，揚起了沙灰；在田裏，裂成了泥塊。那些泥塊都硬得如石頭一樣，把煙袋頭向上面敲下去，會發出『托托』的聲音。

禾苗，更是不成樣子了，從根到梢，都成了黃色，而在葉尖，更劃出焦胡的斑痕。秀出新穗的高粱和丟出嫩拐的玉蜀黍，都停止了生長，乾旱，水分不足，束縛住它們發育的生機。

在農民們的心裏，也就乾得十分厲害，他們焦灼，他們着急，他們渴，可不想喝水。千萬顆心，抖着一句相同的話：

『天哪，下點雨吧！』

真的，要再不下雨，怕連草都不會有得燒了。因為雖然禾苗是那樣一天一天枯萎下去，但他們總留有一綫希望，就是如果下了雨，馬上可以復活轉來的。所以他們只讓禾苗自己焦弱下去，而不去趁能燒的時候把它們拔掉。

有些少年人，貪熱鬧，且又受了年老的農民的慫恿，就去挖了黃泥，仿着畫中龍的形狀，塑成泥型，放到長大的木板上，用蛋殼塗上墨圈，作爲龍眼，然後在面前擺下香爐，焚上香。前面着一隊較幼的兒童開道，頭上都戴了用柳條編成的柳青圈帽。挑選十來個力壯的漢子，抬起那泥龍，東莊到西莊，沿門逐戶去討錢，討糧粟，討來去買香燭，供奉這個泥塑的然而被

認爲主宰着農民的命運的怪物。那些被貧窮養成吝嗇之性的農民，對於這種有實惠的善舉，也分外來得慷慨，樂于贊助。因此，在這求雨運動的前幾天，頗爲熱鬧。但到後來，香已燒了不少，而雨仍一滴沒有下，於是在那些農民的心裏，雖多年因襲的迷信惡根，未能完全拋去，可是感到在這年頭，連菩薩也不大講信用了，因而就漸漸冷淡下來。

對於這種玩忽的情形，使年逾六旬的李三老爹大爲不滿。他想這樣只是當兒戲鬧着玩，哪裏像求雨，全沒一點真心，心不誠怎麼會靈呢？像他小時候求雨，日裏伴着泥龍晒，夜裏伴着泥龍露，沒一個敢怠慢，到底在兩月零一天之後下了雨，要是不誠，那還行嗎？現在剛求了十來天，還不到半個月，就這樣，無怪乎菩薩不開恩了。

李三老爹是一個六十開外的農民，他佃種袁大爹家二十來畝地，加上自置的十來畝，一共耕有三十來畝地。老婆過世已好多年，靠着兩個兒子幫他苦和忙。長子存住在三年前娶了親，次子雖已二十七歲，還打着光棍。大兒媳上來以後，生過一個男孩，沒有存，到上月，又添了個女的。所以現在他一家，一共有五口老小過日子。

他家有五間草房，建築在堆房^①的地上，就在這富興莊的東頭。兩間朝南，算做祖屋，存住兩口兒在那裏面住；三間朝東，其中一間是廚房，其餘兩間是倉房，是客堂，是牛屋，也是李三老爹和小兒子的臥室。

這時是下午，太陽移到屋西，因此那勾股房的畸角上，就現出一大片陰涼。三老爹從屋裏拾出一個草墩，坐到簷下。天還是那麼熱，連風吹到臉上，都是火辣辣的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少年人和胖子，禁不住會淌汗的。李三老爹，在他那乾枯皺縮像一個風乾橘子似的臉上，雖已無汗可淌，但也熱得難受，他就拿過一頂破了邊的篾製的斗篷，搨起來。過了一會，他把那特種扇子，放到腳邊。從腰間取下旱煙袋。剛吸了兩三口，他就咳起來，喘得憋不過氣來。這一來他那已駝成蝦狀的背心，就更向前屈。更因草墩太矮，不得不聳起膝頭，於是下頰就自然地磕落在膝間的窪處，宛然成了三褶的人。他顫動着頭，張着嘴，抖着稀疏的灰白的鬚鬚，愈咳愈咳不出痰，可是愈沒有痰愈咳得厲害，最後竟流下淚來了。這一來反倒止了咳，他歸了一泡鼻涕，然後從肩頭取下那塊已轉了黑的粗巾，將眼鼻口鬚拭了一下，仍掛到肩上去，重新嗤嗤地吸起煙來。

他抬起頭，向天上望望，是那麼爽朗的連一點雲翳也沒有的晴空。他嘆了一口氣，抓過腳邊的斗篷，搨了幾下，用左手大拇指按住煙袋頭，撒了一撒，對剛回來的存住說：

「你看，這樣紅花大太陽，一天又過去了。」

「唔。明天要抬龍王老爺晒了。」存住已坐在門旁這麼回答。他是三十二歲的人，到底年壯，沒有他爹那樣的駝背，也沒有雞皺。但皮色却是差不多的，終年被海岸的風與無遮的太陽抽炙，就成爲褐色，像栗殼。他剛從求雨的會場上回來。他從頭上取下那頂比較鮮一點的斗篷，連連地搨起來。一面對着堂屋裏放高了嗓子喊道：

「人呢？」因爲他們從前沒有孩子，現在雖說才添了個，剛滿月，連名字還沒起，也就無從比着叫「什麼的媽」了。只好拿這「人」來做代名詞。

屋裏的人，聽了這話，也就知道問的是她，忙答道：

「呃？」

「天不早了，煮晚飯吧。」

「我哄丫頭吃奶，等二爺回來挑水。」

三老爹接過嘴來道：「遲什麼？又沒生活。」

他敲去煙核，思索了一會，說道：

「龍王老爺是不輕易抬的呀，不到萬不得已是不能動它的，它的脾氣頂壞！弄得不好，它就給你乾到底，再不就一連下上幾十天。那是更不得了的。」

「本來大家商議要刨旱魃的，後來袁大爹着人來叫抬龍王，不要刨旱魃，才改了主意。」

現在是病急亂投醫。」

『確實也是沒法，請了龍還不下，也只好請它了。可要認真些，比不得泥龍，它是真神，管幾十州縣的。』

存住偏了一下頭說：

『你說人心不誠，哪個願意餓死？磕頭下跪，燒香換水，它儘是不下，那有什麼法子呢？』

『多會看哪個磕過頭？——』他咳嗽起來，但因沒有吸煙，所以爲時甚短，他就繼續駁他的兒子道：『叫幾個孩子爬在地下打幾個滾，那就算磕頭：嘻嘻哈哈，不三不四地，穿着鞋的也有，哪像求雨？娘兒們衝着龍頭站，不遭雷打，算好事！』

屋角邊，轉出連住，頭髮上還沾有碎泥，眼惺忪着，懶懶地牽着那頭他家僅有的水牛。那水牛被拉着，仰起了嘴，渾身是稀薄的泥濘，甩着尾巴，踏踏着走過來。連住把牠繫到西屋南窗下的槽上，然後跑進屋抱了一抱早上割來的發着枯黃的鮮草，放到槽裏，那水牛就拉鋸似的動着牠的嘴了。

這裏三老爹敲敲煙袋，喊道：

『連住，挑水去。』

連住担着水桶，剛要轉過屋角時，站住脚問他哥哥道：

『大哥，聽說明天要抬龍王老爺了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本莊上人都去嗎？』

『多半去。』

『什麼時候呀？』

『明天一早。』

三老爹插嘴道：『我也去。』

連住挑着空桶，擔住桶繫，搖晃着走去了。

『老爹，你不必去了。這樣熱天，年紀大的人，走遠路，不相宜。』存住因為聽爸說也要去，這樣地勸阻。

可是三老爹不以爲然：

『依你說，收割的時候，我就不要下湖了？這二三里路，趕早涼，有什麼？心誠才能動天呢。』

存住向堂屋喊道：

『拿糧粟吧，二爺挑水去了。』

『是了。』她從房裏走出，穿着青布換托肩的褂子。一面扣着鈕扣，一面掠着頭髮。面上黃巴巴地，露出失血以後營養不足的樣子。她拿一隻乾瓢，裝着麥糕，向廚屋走。三老爹嘆息了一下道：

『也實在可憐沒法，從前就忙得不了，這會多了孩子，更要受累了。』

『不能說有錢話，才滿月，是要人端茶端水服侍的時候呢。這會……』存住也嘆了一口氣。

三老爹於是搬出古老的學問：

『只怪我們命不如人，我這輩算過了，你們小弟兄，要爭氣，巴家，成家立業，不說呼奴使婢，就是豐衣足食，我死在地下，也就閉眼了。』

存住聽了這些話，心中雖有幾分不滿，可也沒話說。怔了一會，才回道：

『這種年頭，苦死了也沒法。』

『唉！』

● 農民到地裏去，不稱『下地』而稱『下湖』，也許是避諱死人埋葬時所稱的『下地』。

靜默結束了這小小的談話。

三老爹跑過去看看牛槽，見裏面還有草，才放心地走回來坐下吸煙。

連住挑了幾担水來之後，天漸漸黑下來，灶頭上點了無罩的煤油燈，他們就等着晚飯了。

二 拾 龍 王

早晨，依然是那個紅花大太陽。蒸着不分明的薄霧，是晴與熱的先兆。

依連住的意思，是要吃點早飯再走的，但三老爹不情願，那樣一來，會到得遲，白跑一趟。『心不誠，菩薩會見怪的。』

說了這話之後，他就用一個木面桶舀了小半桶水，將那條轉了黑的粗巾蘸着水向枯皺的臉上擦了幾下，然後放下那黑巾和殘水，讓兩個兒子也輪流地洗過。安上一袋煙，嗆咳地吸着，爺兒三個，就動身向上興莊去了。

龍王廟就在上興莊，那裏離富興莊只有二三里路，他們走的又急，所以不一刻就到了那裏。看看廟門口已擠滿了人，都向裏面探着頭。連住躡前幾步，喊道：

『呵，已動了手？』

裏面吵吵喝喝地，人頭靠人頭，三老爹却連哼帶喘地向裏面擠，因為駝了背，就顯得特別

矮，到了人叢中，軋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：

『磕了頭沒有呀？要多燒些香哪。』

沒有人理他。只亂哄哄地吵做一團，附近的人講話，還可勉強聽得清楚。

『什麼？請不動嗎？咳，不願挨晒，就該早點落雨。』

三老爹聽了這話，心裏老大不舒服，但不知是誰講的，也就無從搶白起，只好低低地對自已抱怨道：

『這成什麼話！』

這時從殿內的神台上嚷出粗暴的聲音道：

『再上來幾個呀，都是來看熱鬧的嗎？不動？』

三老爹擠到殿門口的階石前，看見那大香爐裏還燒着成堆的香，多到要溢出來，才安了心。隨即在那僅有的隙地上跪下，遙對着那望不到的神像，誠篤地磕了三個頭，爬起來站到爐邊，被煙燻不過，也斜着眼，却把小煙袋頭伸到爐裏去將那未着的香紙撥到旺火上去。

那邊連住聽得裏面喊要人，早擠進去跳上神台，同時就有人遞了一根繩給他。但三老爹望着他的後影喊道：

『連住，你還沒有磕頭呀。』連住沒睬他，他就暗暗地罵道：『畜生！』

存住走過來，照樣地磕了三個頭。

殿裏擠着的人，吆喝一聲，都擁了出來，雜亂地喊道：

「好了，抬下來了。」

跟着人的潮和聲的浪，後面就是十來個人抬着一張小木桌，桌上端正坐着那位頭戴學士帽似的冕旒，身穿海水紋的花袍的龍王，他的面孔是白的，兩道黑眉，微微吊上，斜飛向額角，眼皮下垂，注視着鼻準，像也悲憫着這無可奈何的人間似的，鼓着那永遠不張開的嘴。彷彿也知道，因了人世的災禍，自己也落了難，不得不現身在毒熱的太陽下，來嘗一嘗那烤炙的滋味；他左手抱着笏，右手鬆着拳，都仰放在膝上，表示一無辦法。

真的，連菩薩都遭了劫了。

三老爹從人叢中喊道：

「閃開些呀，娘兒們把孩子帶過去，不要觸了神的忌諱。」

真的就有些娘兒們一面向後退，一面拉過呆看着龍王爺的白臉的孩子。這樣就讓開了一條路，大駕很順利地被抬到了門外。

古廟的面前，是一片寬大的廣場。隔着斑剝的牆垣，約有兩丈開外，豎着一根朱紅漆的旗杆，因為年深日久，受風吹雨打，那旗杆上的漆皮，已有多處脫落了，露出朽腐的木料。龍

王爺的大駕，就被抬來放在這旗杆的旁邊，面向南方，正好從日出到日落，都可晒得着。又有人拿出破舊的杏黃旗，高高地扯上旗杆，那杏黃色的古老之旗，在晴空中微微地抖動。又有人到廟院裏，把那笨重的大鐵香爐，哼哈地抬了出來，放在龍王駕前。於是一片鑼聲，應天地響起來。大大小小，男男女女，無目的地在廣場上東奔西跑，磕頭的成排地跪下去，燒香的抱着成抱的香紙，投向那鐵爐中，頓時火焰夾着灰蝶，直衝到半空。

太陽漸漸地升上來，從東方移向南方，已過了鄉村的早飯時。沒有風，沒有雲，開始了毒熱的統治。人們的頭面上，已漸漸地冒着汗了。於是紛紛地各自回家。三老爹也就帶着兩個兒子走了。那廣場上只留下了龍王爺，在毒日的威逼與香火的利誘中，板着哭笑不得的面孔，一聲不響地坐在那張破板桌上。

三老爹走在路上就有些氣喘起來，因為熱，又沒有吃飯，加上剛才的一陣吵鬧，到家之後，只喝了半碗粥，就丟了碗，跑過去倒在繩床上，微微地哼着聲。這使得兒子和媳婦都着了慌，存住跑過去問道：

『老爹，你怎麼了？』

『我有點不如意，沒什麼要緊，你們吃飯去吧。睡一會就好了。』

『我說叫老爹不要去，有我們弟兄倆去還不行嗎？偏要去，可熱出岔來了。』

「你這算什麼話？小小的頭疼傷風，打什麼緊？就是死了，只要老天落雨，我也不怨。」存住不再說什麼，走過來三口做兩口地喝了兩碗粥，仍跑到床邊去；這時三老爹的臉上燒得發紅，喘氣也粗而不圓；存住伸手去摸摸他的頭，熱得燙人；問他怎麼樣，他說頭有點發脹，臉上燒熱得厲害，氣也有點發直。但他末後贅了一句道：

「不要緊，睡一會就好了。」

媳婦問他不想茶喝，他說了一聲「不」，沉重地翻過身去，那故意要抑止住的呻吟，不免噓喝喝地，使人聽起來，更覺心顫。

媳婦站在鍋後，一面目不轉睛地看着男人的搔首焦思的情形，一面刷着鍋碗，忽然聽得堂屋裏那剛滿月的嬰孩，像小山羊似地咩咩地哭起來，她就丟下碗，慌忙地跑了出去。連住坐在桌邊，呆呆地發怔。半晌，問他哥哥道：

「大哥，弄點什麼方子給爸爸吃呀？」

「唔，要弄點方子。」這答話是很無力的，像是有什麼困難。但猛然聽得遠遠的油鏽鏽響，他就有些精神了。隨即向連住道：

「你把穢麥拿兩碗去換幾個錢來。」

連住聽了他的話，跑到堂屋，用一個小斗頭，盛了兩碗穢麥，端到屋後去叫住那在路上可